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BI
百花 散文书系

吴伯箫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吴伯箫散文选集

曹明海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 号

吴伯箫散文选集

曹明海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frac{1}{2}$ 插页 4 字数 150 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7001—12000

ISBN7-5306-1168-2/I·1070

定价: 5.80 元

内 容 提 要

吴伯箫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无论记事、咏物、写人，无不跃动着时代生活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似一幅幅充满人情美的社会生活画卷，将作者内心情思与自然、社会、历史、人生艺术地融合在一起，似清溪流泻，既有质朴、素淡与自然之美，又有蕴藉深沉和对人生的独到理思。

作品语言舒朗素朴，平中见奇，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曹明海(1)
话故都	(20)
马	(25)
夜谈	(30)
山屋	(36)
岛上的季节	(41)
天冬草	(45)
啼晓鸡	(49)
海	(53)
灯笼	(57)
野孩子	(60)
羽书	(65)
海上鸥	(69)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74)
夜发灵宝站	(78)
响堂铺	(84)

潞安城	(89)
神头岭	(93)
夜摸常胜军	(99)
微雨宿滹池	(110)
马上的思想	(115)
向海洋	(121)
客居的心情	(126)
论忘我的境界	(133)
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	(139)
黑红点	(146)
化装	(153)
出发点	(159)
火车,前进!	(165)
记一辆纺车	(172)
菜园小记	(177)
歌声	(182)
难老泉	(187)
窑洞风景	(193)
猎户	(198)
“早”	(205)
忘年	(209)
打前站	(216)
布衣	(222)
天涯	(225)
“鹰”	(229)

序 言

曹明海

我国当代散文作家灿若繁星，各以卓然独标的艺术韵致，竞洒风流。杨朔以诗为文，托物言志，他的散文如平湖秋月，如出山清泉，满蕴着画意，融注着诗情；刘白羽以情写文，气势磅礴，他的散文如奔腾的长江，如燃烧的朝霞，孕育着希望，流溢着光明；秦牧的散文谈天说地，涉笔成趣，善把理性的诉说或人生的思考寄寓于生动的描绘和奇妙的联想之中；魏巍的散文重情重义，激情与理智协调，壮美和柔美结合，青春和诗情融汇，美丽和纯洁辉映。吴伯箫与他们则迥然不同。他的散文朴素中见真情，平淡中见精神，有如“无花果”，不炫耀，不矫饰，外观质朴无华，只是不声不响地贡献果实。它真诚挚切，蕴藉深沉，纯朴素雅，总是以丰厚的内涵发人深醒，又以隽永的情思引人遐想。无论是记事、咏物，还是写人，都可见其思力深厚，委婉中具骨力。对时代生活中人们很少发现和感受到的潜流独具慧眼，对自然、社会、民族、历史和人生有着独到的理思，其感觉和情绪具有清澈而深邃的透明度和诱人透视深层的哲理。应该说，吴伯箫的

散文以深刻的思维入，以质朴的文字出，大地自然和人情世故交错叠合，社会风物与历史沉思交织，在情理擅扬的艺术画幅中，潜涌着对现实世界人事的关怀和拳拳热切的情愫，融注着对生活的深层憬悟和对民族历史、生命现象、生活态度、以及人生真谛的诠释，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风度，在风光绚丽、千姿百态的当代散文世界里，凛然自成一家。

吴伯箫(1906—1982)，原名吴熙成，笔名山屋、天荪等，山东省莱芜县吴家花园庄人。他从二十年代末就开始散文创作的艺术实践，追随着历史的脚步一直不停地劳作，辛勤耕耘到八十年代初，先后创作了散文集《白天到黑夜》、《羽书》、《黑红点》、《潞安风物》、《出发点》、《北极星》、《忘年》、《吴伯箫散文选》等。这些散文作品给我们勾画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许多重要画面，呈现了一个执著追求革命和艺术的知识分子与时代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内心世界，也展示了一个献身于散文艺术的作家在创作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求和创新的前进轨迹。纵观吴伯箫的散文创作历程，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是三十年代中期。早在1925年秋，吴伯箫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散文《白天到黑夜》，后来在京津报纸上又陆续发表了《街头夜》和《塾中杂记》等写实散文，在当时的北平文坛崭露头角。这一初创时期的散文曾结集为《街头夜》准备付印，但因“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之中丢失全部文稿，未能实现出版之愿。此后，吴伯箫在散文创作上获得突出进展，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的。他25岁时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在青岛大学工作，后又到济南乡村师范等地任教。在这个期间创作了《话故都》、

《马》、《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以及《海》、《岛上的季节》、《荠菜花》等大量散文。1936年他将这些散文结集为《羽书》出版。吴伯箫对“羽书”这个书名曾作过这样的解释：“羽书，或羽檄，翻成俗话，应是‘鸡毛翎子文书’，‘鸡毛信’。”又说：“‘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其意思是说：“要把异族侵略的敌人一宿中间从中原版图上肃清”。《羽书》这个散文集是吴伯箫前期散文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它主要以儿时的乡村经历为题材，描述那纷乱世界中未被践踏的一抹天地，寄寓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祈念，间或对世间的黑暗发出自己的呐喊。而且其中有不少精彩的艺术佳构，如《话故都》、《山屋》、《岛上的季节》、《天冬草》等，写得酣畅淋漓，率真洒脱，读来使人心与之相通，情与之俱涌。《马》追忆孩提时同家人牵马散步、跃马长堤的往事，以纯真活泼的童心表露出对生气勃勃的生活一往情深的怀恋。《天冬草》先描述自己喜欢天冬草的缘起——喜欢那“新鲜爽翠”、“朝气蓬勃”的气氛，进而又写由天冬草为媒介而结识的两个少女女伴，尽抒了系结在天冬草上的婉约而深远的诚挚友谊和纯洁感情。《海》描写作者喜爱的海滩、海水、海风、海雾、海天，写得气象万千，雄浑壮阔：“海风最硬，海雾最浓，海天最远。海的情调最令人憧憬迷恋。海波是旖旎多姿的，海潮的势头是汹涌的，海涛的呼声是悲壮哀婉、蓦然悠长的。”这些描写把简洁明快的乡音和清新和谐的情调揉合起来交错并用，极有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所以，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散文园地里，吴伯箫的这本《羽书》、与何其芳的《画梦录》、李广田的《银狐集》以及《画廊集》等，

各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采，赢得了评论家与读者的普遍赞赏：何其芳的散文柔细婉转，意象朦胧；李广田的散文质朴浑厚，真实纯正；吴伯箫的散文则率真活泼，粗犷洒脱。如果说，何其芳的散文如温柔多情的江南女子，李广田的散文如憨实刚健的北方汉子，那么，吴伯箫的散文就像粗犷而又妩媚、洒脱的塞外牧马女。司马长风就曾说过：三十年代“仅有吴伯箫这个山东籍的作家，才把北方悲歌慷慨，快马轻刀的豪情淋漓尽致地吐放出来。”

二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吴伯箫投笔从戎，于1938年奔赴延安。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以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组长的身份到晋南前线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生活的变迁，使他的思想感情随着发生了变化，在戎马倥偬的间歇拿起笔来，写眼见的战斗生活。他的散文集《潞安风物》和《黑红点》，就是取材于当时的战地见闻和感触。此时，他的散文又以另一种风貌出现于文坛，在读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吴伯箫在《无花果——我和散文》中回忆说：他这一时期的散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急就章，经历了就写出来，甚至不过夜就仓率付邮，时间性强。希望它及时发挥作用；一种是经过酝酿，整理，综合成篇，字句也反复斟酌，从胚胎到分娩，真像动物一样要八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前者，读者看过就忘了；后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给人的印象可能深些。”这段话客观地反映了他当时创作的实际情形。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作品加以考察可见，其中确有一些“急就章”。如《马上的思想》，简洁地勾画出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没有架子的平凡”和众多普通的人“常常念道他”的动人情景；

《响堂铺》、《夜摸常胜军》等，像一幅幅简朴的素描画，明快地描画了八路军战士依靠机智勇敢，屡屡挫败敌人的场面。这些作品选材上在以往的平实中增加了时代的气息，抒情上冲出了个人的小天地，表现出胸襟的开阔和视野的扩展——能够透视当时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的生命光点，揭示他们生命中闪烁的时代的思想光辉。读来使人似嗅到那战场上的火药味，感受到那战斗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富有鲜明的时代气质和亮色。1942年5月，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使他的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南泥湾”为题的散文，不仅感情奔放，思想内涵深邃，而且呈现出高瞻远瞩、大处着墨的新的努力趋向。同《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相比较，《出发点》则是一篇富于哲理意味的散文。作品从队伍离开延安出发说起，畅写自己对延安的种种情怀和对于延安道路的认识。表面上似说奔向新的战场的出发点——延安，实际上又谈的是人生道路上的崭新出发点——革命。不仅有打动人心的感情力量，而且还贯注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有一篇《向海洋》，作者在三十年代写的《海》，和这篇《向海洋》同是写海的，然而风貌迥然不同。在题旨上，前者追求的是超脱现实的缥缈梦幻，后者抒发的是改造现实的宏伟志愿；在情调上，前者貌似轻松的憧憬中流露出无可掩饰的哀愁和惆怅，后者则在无拘无束的畅想中荡漾着发自心扉的自豪和高亢，拓出一种全新情感境界。总之，吴伯箫这个时期的散文，已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解放之后，吴伯箫先后在东

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育部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他在繁忙工作的余暇，仍以饱满的生活激情和旺盛的创作活力，对散文创作进行着苦心的探求和开拓，并获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收集在《北极星》里的那些精彩篇章，使他在自己创作史上登上了更新的高度，并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立于中国当代第一流散文家的行列。打开《北极星》这个散文集，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所抒写的美好事物和情思，都是作者自觉而敏锐地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撷取的，不仅富有革命的积极意义，而且其内涵别具深度、力度和厚度，催人进取，积极向上。如写延安生活的系列散文：《延安》、《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窑洞风景》、《歌声》等等，是一幅幅十分珍贵的历史剪影、更是一首首真挚深沉、感人肺腑的抒情乐章。读来激励斗志、鼓舞人心。《延安》那篇颂辞，像诗一般引吭高歌：“延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的京城，它是流通鲜明的血液到千百条革命道路的心脏，它是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司令台。”在这座革命的“京城里”，充满着一股股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生机活力。这里的政风变了，民俗变了，变得那般淳真，变得如此健美。而那篇《歌声》，是革命之歌，战斗之歌，劳动之歌。她能“变成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种号令。”因而，延河之滨，宝塔山下，处处歌声如潮，“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因为广大军民“被歌声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去砸烂旧的制度，创造新的世界。总之，这些作品看似清淡，实则具有一种荡胸涤肠的感人力量。

十年动乱之后，吴伯箫虽然年逾七十，但“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中,在新春的文艺园地里,总希望能点缀几丛花草。”(《忘年·经验》)他提笔耕耘,一连写了二十几篇作品,为复苏的散文艺苑增添了几许春色。这些作品收集在散文集《忘年》之中。其中《忘年》、《布衣》、《打前站》等篇章,是作者晚年散文创作的力作。

著名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曾经说:“在文学天才身上,其实,在任何天才的身上,重要的东西却是我想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东西。是的,自己的声音是重要的,生动的,自己特有的声调,其他任何人喉咙里都发不出的音调是重要的”(《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创作》第2卷)。纵观吴伯箫散文创作的行迹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在他长期的散文创作艺术实践中,殚精竭虑,苦苦探索,痴心寻求着“自己的声音”,开拓了一个有着自己“特有的声调”的散文艺术世界。同杨朔、刘白羽、秦牧一样,在当代散文的星空里,闪射着自己的艺术光华。

读赏吴伯箫的散文作品,我们便可以发现,用散文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缤纷斑斓的时代生活,把握时代精神的内在律动和人的思想情绪与心态,刻画时代的风貌,揭示人民群众的精神美质和内心深处的时代光耀,是一个十分鲜明和突出的特色。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吴伯箫都把他散文创作艺术的触角,探入时代生活的底层与深层,直面社会和人生,用炽热的激情、心血和热泪,去浇灌那饱受战火灾难而又沸腾的土地,展示祖国和人民,民族和历史所闪耀出富饶无比的内涵的美。他的早期散文《我还没有见过长城》、《海》等,不只是乡情民俗画的描述,而是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发掘,揭示的是中国人民抵御外侮

和挣扎、反抗的生命火焰。他写抗战生活的系列散文，如《南泥湾》、《出发点》等等，更是传出当时抗战军民的豪情，飘荡着宝塔山的回声，跳动着抗战军民的精神。它能使人嗅到当时战场的火药味、感受到抗战军民火热的战斗生活气息，鲜明地表现了抗战军民强旺的意志和生命的力量，揭示了抗战军民英勇歼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气魄和风度，充溢着一种令人振奋激动的战斗生活气息。写于六十年代的怀念延安生活的一组系列散文，如《歌声》、《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窑洞风景》等，反映的是过去的生活，可作者的触角还是深入到当时的现实生活，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式的怀旧，而是着眼于时代精神和现实需要。1960年前后，我国国民经济由于“左”的影响及其他一些原因，正处于困难时期。应该怎样对待困难，用什么精神克服困难呢？作者认为，“作为一个受过延安教育的人，有责任介绍延安精神，从而激励人们把一时的困难置之度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随时都以昂扬的斗志，冲天的干劲，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歌声〉答问》），显然，这组怀念延安生活的系列散文，也是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时代的。打开吴伯箫的几个散文集，无论是《潞安风物》、《黑红点》、《出发集》，还是《北极星》和《忘年》，其中有战斗豪情的抒发，也有幽微“乡情”的描述，但都无不跃动着时代生活的气息，充盈着时代生活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些散文中，吴伯箫一丝不苟地揭示发掘着现实生活中的善与美，挚诚率真地和读者交流着关涉生活、社会和人生的真知灼见，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包围了他，使他绝不轻易放过一次反映时代生活的机会。一次难老泉旅行，一个猎户家的探访，一辆古老的纺车，一阵

火车的笛鸣……时代生活的万紫千红，在他的视野里，都变成五光十色的思想，折射出时代生活的光辉。吴伯箫的散文里所表现的对时代生活的思考和默想是持久不断的，不是随意的流露和发泄，它具有自己的倾向和重心——所有的意向和观念都维系着祖国和人民生活的现实处境，都关系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表现和宣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奋发精神，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情美。如《猎户》叙写的是两个时代猎人的生活境况和他们的追求。作者通过对一群猎人的描写，展示了一幅充满着人情美的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它洋溢着暖洋洋、热烘烘的情调，充溢着强烈的时代色彩：“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它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不怕撵到天边地边或者受尽千辛万苦，要打就一定把野兽和强盗消灭！”这是中华民族的“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的人情美的升华——新时代猎人的人情美，也是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的投射。

记得有人说过，诗是生活的声音，对于时代精神，诗应该是最敏感的水银柱。其实，散文也是如此，沸腾的时代生活像海洋，散文就像是它的波浪，它应该反映时代生活的声息。凡是优秀的作品都无不是一定时代的回声。应该说，吴伯箫的散文就是时代生活的“特有的声音”——透视人民群众的生活光点，揭示人民群众生活中闪烁着的时代的思想光辉。因而，表现出与其他散文完全不同的艺术境界，满注着强旺的时代活力和感染力，具有时代生活的节奏和律动。显然，这不是题材的选择所能形成的，而是时代生活在作者心中已经化为感情和心理状态，化为心理节奏，审美方式和表达方式的艺术结晶。

散文是一种“心灵的歌”。好的散文无不是一种出自自我经验世界的真诚的情感契机，一种对生活与人生的深层感悟——对于社会和各种世态人事的洞察，或者某种生活经历而引起的心灵颤动。读吴伯箫的散文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作品就是他对生活的拥抱和对人事的深省。那些饱蘸感情的文字，常常会给你拨开云层与疑惑，又能直问人心见真实。其中，不管是访问游览的感怀，还是对过去的生活和“友情”的记忆，或是对社会观察中幽微“心态”的描述，都无不是作者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真切感悟为轴心而寄寓着独到的生活见解和深刻的人生哲理。吴伯箫散文的这个特色，具体表现是善于从生活中接触的人事出发，“写自己所熟悉的，亲身实践过的”（《忘年、经验》），即抒写切身的体验和心灵的情思。他的一支隽灵的笔，始终追随着他的脚步与心灵，捕捉意绪，描摹情思，真实地记录他的情感的细微和意念的变化与律动。如《火车，前进》，描述的是一次乘坐火车的所见所感所思。作者写火车响亮的笛鸣，“带来了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使人“顿时感到了年轻”，写一列火车，就像是“一个社会”、“一个城镇”，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乘车旅行本是常事，可它不仅带给作者以“欢喜，畅快”，也带给作者以生活的发现和感悟。特别是作者善于捕捉瞬间的内心感受，移情于物，将丰沛而纯真的情感注入审美对象之中。就写延安生活的一些散文来说，当时的延安生活异常艰苦，但是，作者从窑洞生活这一审美对象中，深切地感受到其精神生活，借以激励斗志：“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去克服困难”，倒也是“一种享受”。于是，他把这一切身的生活感悟，巧妙地融化进审美对象之中，在